

代價

· 風從雲 ·

老人拄著拐杖緩慢地走出臺北慈濟醫院的門診大廳，來到大樓迴廊下的長條木椅邊上，兩手扶著椅背輕輕地伸展著兩腿。

三天前老人來醫院做了神經外科手術，雖然手術傷口尚未癒合，但他已辦好了出院手續準備回家休養，此時小女兒已經在來接他的路上，趁等待時間，他藉機略為活動一下筋骨。

陽光穿過迴廊灑在他略為蜷曲的上身，讓他感受到些許的暖和，他抬起頭揚著眉看了一眼藍天，頓時感覺到沒有病痛的日子真是讓人舒服。

這是老人第三回進出醫院做脊椎手術了，前兩回分別是十年前與七年前。第一回是在腰椎L4-L5間放置椎間穩定器，第二回是在頸椎C5-C6及C6-C7間放置，這回則是在腰椎L3-L4間放置腰椎動態穩定器。

老人脊椎受損並非來自意外傷害，肇因於年輕時的職業。

老人的脊椎因為長期受到重力壓迫而使椎間盤軟組織產生裂縫，導致髓核內的嗜喱物質突出，壓迫到頸椎內的神經根及腰椎內的馬尾神經束，

造成上背部疼痛及四肢酸麻，這種疼痛酸麻令人極度不適。年輕時尚能忍受，但隨著年齡增長及脊椎的老化，疼痛酸麻程度加劇並已嚴重影響作息與睡眠，在傳統的中醫整椎治療無法改善後，老人不得不尋求外科手術來解決。

老人年輕時是空軍飛行部隊的戰機飛行員，服役時駕駛F-100A超級軍刀機及F-104G星式戰機，這兩型戰機都是以防空作戰為主任務。在戰場上必須高G操作戰機才能在與敵機周旋格鬥時取勝，因此每位飛行員的作戰任務或平時的戰術訓練，都是在高G環境中執行。

G力（gravitational force）又稱重力，是因地心引力作用而產生的加速度，對飛行員來說，是操作戰機轉彎迴旋運動時，因加速度或減速度而讓人體感受到的重力或離心力，有正G與負G之別，一個G力即一個重力或離心力。

一般而言，上個世紀的戰機結構可以允許在正七G與負三G之間操作，後續的新型戰機結構增強後，操作的正G力可以高達九G。在進行高G操作時必須先行大口吐納呼吸，及緊繃全身肌肉後再咬牙憋氣執行，這種高G戰術動作相當耗費體力及精神，

一趟飛行下來通常是全身濕透、疲憊不堪。

戰機在一個多小時的空戰戰術演練中，除了出航及返航的時間外，其它時間幾乎都是高G操作，因此，飛行員在落地後彼此會戲謔：「剛才吃了幾隻雞？」意思是指身體承受了多少回的高G力。

人類在千萬年的演化過程都是在1G到2G的生活環境中進行，並無特殊的求生環境需求而使脊椎進化到可以承受高G負荷；但當人類邁入到當今時代，某些人因職業或運動需要而必須在高G的環境下執行，這些人的身體脊椎便開始出現適應不良的狀況，這種需要高G負荷的職業以三度空間內急劇活動的戰機飛行為最。

四G以上的高G飛行對人體的脊椎會產生極大的負荷，一個六G的戰術操作等同於人體體重變成了六倍，此時人體的頸椎、胸椎、腰椎就必須承擔起身體各部位六倍重量的負荷，這已超出了人體脊椎的正常負荷，如此經年累月的長期重壓之下，脊椎便會產生病變。

雖然戰機飛行員飛行時均穿著抗G褲，其功能是為了讓身體的血液不致因離心力下沈而使腦部及眼睛缺氧，但抗G褲並不能保護人體的脊椎及血管

，因而高G飛行後會產生腰酸疲憊，及微血管爆裂使皮膚出現泛紅現象。

戰機飛行員長期的高G操作，對脊椎各部位的損害開始累積，初始只覺得有些不適，但年復一年後便開始出現病痛現象，這種病痛不會自愈，而是逐年加劇。

老人在服役期間逐漸感覺腰部及肩膀有酸疼的現象，初始以為是肌肉發炎，經過復健治療後並未改善，且酸疼加劇並出現腿部及手臂酸麻的狀況，已嚴重影響到行動與睡眠，但為了飛行工作他默默地承受，直到解甲退役。離開軍職後，老人透過管道吸收脊椎系統的相關知識，在初步瞭解脊椎與神經的功能及病變的原因之後，他知道這得靠外科手術解決。

他理解這一切都是為了一份人人欣羨的飛行工作而付出的代價，這個代價讓他的身體長期遭受著折磨。他既然在年輕時選擇了這份工作，也無怨無悔的接受後果，老人坦然的面對，最後決定選擇走入醫院尋求解決。

經由磁共振造影（MRI）檢查後，老人終於從檢查影像中看到自己脊椎病變的狀況。脊椎上下椎體之間的空間已縮小，且椎間盤滲出的啫喱物質嚴重擠壓到頸部的神經根及腰部的馬尾神經束，在與神經外科醫師就症

狀仔細磋商後，老人排除了畏懼及擔憂，他上了手術檯把自己交給醫師，這是他第一回做腰部脊椎手術。

手術後第三天老人出院返家，三十年的腰部及腿部酸麻現象一掃而空，老人頓時感覺生命有如重生！然而肩膀及手臂不時出現的酸疼現象仍然困擾著他，但他尚不敢決定是否要做頸椎手術，因為頸部神經分佈複雜，他不清楚手術風險如何，他需要更進一步評估，他猶豫著。

三年後，手臂酸麻的程度加劇，日日夜夜的酸麻已讓他無法忍受，他再度上了手術檯。手術後他迅速地恢復了健康，只是腰椎與頸椎放置了椎間穩定器及人工椎間盤，脊椎的柔軟彎曲度受到影響，某些活動或運動均需限制；但這並不影響一個已上了年紀的老人的日常活動。

由於職業傷害在前，再隨著年齡增加的關係，不同椎骨間的椎間盤也跟著老化，加上之前手術限制了脊椎柔軟運動，造成腰椎椎間盤外層堅韌的韌帶纖維逐漸肥厚，這又導致了腰部不同部位的馬尾神經束受到壓迫。

老人再度進了醫院，他三度上了手術檯，把不確定的後果交給了醫生。慶幸的是，進步的醫療技術成功地解決了他的病痛症狀，他感謝醫生的

細心治療，也感謝上蒼對他的眷顧。老人多次手術之後，不少昔日共同征戰的老戰友紛紛向他詢問脊椎手術的知識及風險，他在網路的臉書及群組分享治療經驗時，也有許多從事飛行線工作的朋友們，留言反應因職業而造成傷害的過往故事；但他們卻不曾發出任何怨言。

他們均是曾經翱翔藍天、得遂凌雲願的空軍戰機飛行健兒，是凡人羨慕的天之驕子，年輕時在雲端翻滾風光無限，以致在身體健康方面留下了後遺症，他們不曾抱怨訴苦，只是默默地承擔病痛，及尋找治療及抒解病痛的方法。他們知道，這是曾經享有特殊待遇後的代價，是老天爺給的，也是自己選擇的。

回程路上，老人看著車窗外向後飛逝的風景，想起年輕歲月，在萬里長空中征戰的光景，及帶著病痛執行任務的種種，如今皆已成過往，前塵如夢，往事隨風；他以蘇東坡《定風波》詞句中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來告慰自己。老人收回望向車外的眼光，回過頭看著開車的小女兒，心中一陣安慰，他慶幸三十年的戰機飛行歲月，付出的代價只是身體脊椎遭受了病變，而不是其它。